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十四

元 虞集 撰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揔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

敢比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
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
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
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
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禄大夫
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
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

南王改賜令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令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歴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鮮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閔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問使來告其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

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某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為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内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内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輙為綦王曰國朝自有法制

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為揔管三年李壇叛濟南親王曷必齊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為行軍總管且行請壇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壇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壇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茍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壇出

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内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壇讋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壇所以得為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

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為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没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為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陛下府庫

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阿嚕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阿嚕發其事王不與之則阿嚕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為之解不得而阿嚕抵罪王亦為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間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户丞相巴延命王軍鹿門斷粮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

乎然而夏貴秉江漲送衣粮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
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
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絶其東則庶
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
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
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
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
應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為長陣

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為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郛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鋭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

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巴延帥師
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
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為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
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
師潰王前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
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
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為計
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踰度乘破竹之

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馹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為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珠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絶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出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呌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

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
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
此戰衆尤服其奇儁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
國力率水陸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
之兵交王之一軍横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
軍矣追奔於圌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
上功改亳州萬户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為請遂
還之忠武王之事憲宗皇帝嘗賜名曰巴圖巴圖 者國

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為名云是年冬丞相巴延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為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

民至於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内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南犇既立昰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為

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令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予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為心則予汝嘉令付汝大事朂之哉而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爝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劍甲為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劍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為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

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乗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寨廻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乗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

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乗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

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焼其宮室而宋益困處無所容矣世傑有僧韓在王軍中王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

以為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傅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王以

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巴圖爾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為别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為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二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

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内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户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伊嚕勒諾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與國者是為最張氏史氏俱稱巴圖爾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歷臺省三十餘年為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輙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

如畫機明氣鋭言辯捷出勇畧絶人輕財下士拔於衆材己不以為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為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巴延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為不可丞相為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大類如此簿録宋内府金帛行省都事亦爾佳士常與焉既而多

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揞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因京師聞王薨至為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為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

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致力不懐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予甚者為之涕泣陳説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為之用及為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為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

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
交游與老校退卒於今略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
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
碑在可以參考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子一
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集
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歿所在求為立廟後主不
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
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

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為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

禖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

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顛草偃有仆無

拒天子曰噫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

受言敬共息鋭養完牛酒吉豐王乃叩閽請具為奏若

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略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飈

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來歸請吏民命主幼臣

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

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於海涯延喘須臾自

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扶瘴排炎廓為清夷膠舟於壑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橫槊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於鯢鯨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衰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啟王封冕舄佩圭盛服在躬維玆亳人服德以世享嘗於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濯靈聖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

其在此君蒿浮斿孰感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為阡陌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頒頒我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笳簫鐃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怍昔我父祖荷戈執殳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其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亳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於庭必抉其要邃深蔽虧羣讒切膚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

假毫髮臨軒視之命遄其軀託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諶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逵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徐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孚於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奕視此無斁匪亳是私國有恒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為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為河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為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

紫陽揚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皇帝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畱之真揚間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逆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為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哈瑪特秉政聚歛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己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哈瑪特擅生殺人莫敢言為國蓄積

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貲藉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哈瑪特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抹鮮事得寢他日以為宣德鐵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為同知即以折閱課領數萬緡為長卿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没入其洛陽家産人莫不寃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為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哈瑪特死朝廷更

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為書為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恥之閒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為書藏之不以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為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

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歛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羸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彊吏以任事公雖居閒猶被廹遣治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為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吏以數少責之亦不為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

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為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中憲大夫僉泰禧宗禋院事從德奉訓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夭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脩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

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贈某官
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
血慎德豈曰避仇實癉蟊賊陰消陽明君子於征名公
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
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人
並立朝著為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泱潤覃柏松過
者式之遺直之宮

眞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禄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黨家原既莫知其處葬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

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為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為踰禮柰何忍使邈焉堙没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為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猶秉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為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

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以貲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饑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弟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為學者獨能教其子為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為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

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

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

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

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

將驚吾親徐待門啓而後入祖父嘗泄利被寢席手掬

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為人

子者焉與諸弟居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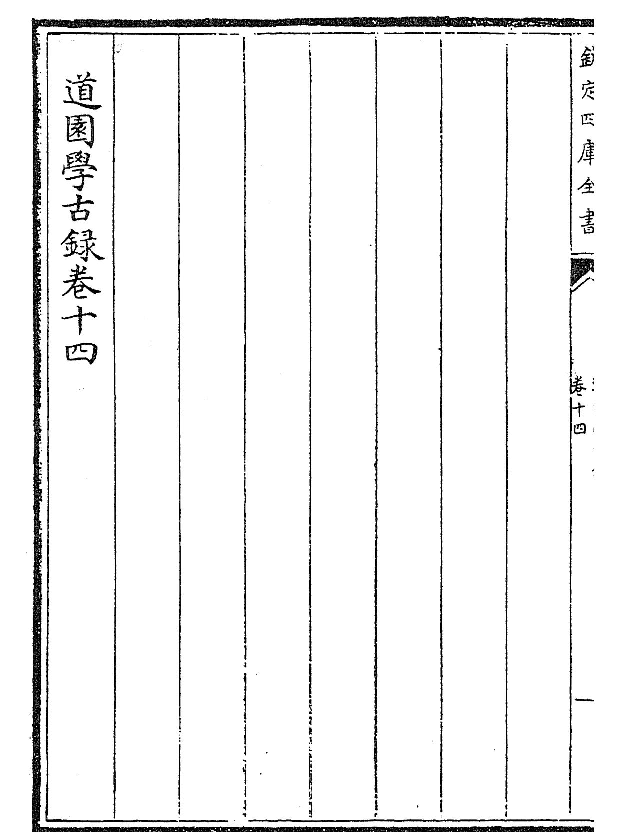
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必正色對曰豈以

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家偶墜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為竟起去顔色不為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令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録讎校不倦因金大明歷積算為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既而歎曰為成書久亦必差夫歷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苦必頼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鬬者聞

一言明是非可否之决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既著稍起
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税務羸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
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三十七而卒至元十
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賈玖馮
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宫天禎真定醫學
録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達道
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
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

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次為兆葬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為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為憲府史從御史按事遼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不為君柰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以賄敗某猶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為中書掾中書掾見躪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其行事多

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為刑部主事
皆與集為同朝集為國子師時天爵為生以鄉學尤見
親故為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遥冑
去之百代世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塋廣以袤
斧形馬鬣莽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疏茂
體魄下寧氣來就有别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者族用收
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



道園學古録卷十四

謹按卷十三第四頁前二行鄂勒舊作奥魯今改後倣此

前八行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今改後倣此

五頁後六行巴延舊作伯顏今改後倣此　七

頁前二行尼古勒章舊作揑古真今改後倣此

前三行四行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　又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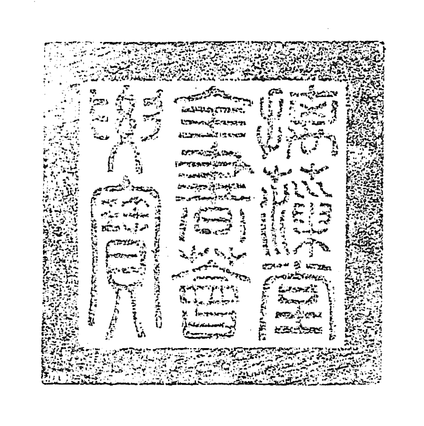
嚕袞巴爾舊作槊立虎班　又額森呼圖克舊

作也先忽都今並改後倣此　八頁前二行納

延舊作乃顏今改後倣此　前三行濟爾噶呼

舊作只兒哈忽今改　後七行僧格舊作相哥
今改後倣此　九頁後二行特們德爾舊作帖
木迭兒今改後倣此　二十五頁前五行蘇布
台舊作速不臺又塔齊舊作大赤　又阿穆蘭
舊作阿木魯今並改後倣此
卷十四第三頁前四行噶必齊舊作哈必赤今改
四頁後一行阿嚕舊作愛魯今改　七頁前八
行巴圖舊作拔突今改　十一頁前三行巴圖

爾舊作拔都今改後做此　後三行伊嚕勒諾
延舊作月兒魯那延今改後倣此　十二頁前
八行瓜爾佳舊作夾谷今改　十六頁後六行
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今改後放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道園學古録卷十五

元 虞集 撰

碑銘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於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

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
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為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
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
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
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
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鬬轉徙之苦久
矣丙辰之冬闗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
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

人畜壓没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昃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恇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於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天子赤子賑民饑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

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旦莫已擅發脈急募富
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别設重購實邊勿惜
一日之費為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為遣使護
視賑饑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
伯千四月至石與四伯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
皆即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使勾
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
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

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撙節非為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為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𡚁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壬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當用詔書審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

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廷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為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

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為監察御史書吏轉户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撿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户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强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

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刼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為姦利不法者能為明其詿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没入者鉅萬没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閲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巻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為撿

校官得工户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庶弟之誣其兄奪其官者摠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

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為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畧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趍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為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㓜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為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内外肅然好讀書尤

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欒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黒軍萬户義之孫征行百户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以國子高弟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能不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宫天禎次適張蒙次適

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没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孰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己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謇謇舒舒何行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畀志行四命於朝彌光以昌頷頷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焉雲生尚

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徒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
抉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
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扭安易撓我際其會
以哺以繒幙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駸駸而
疾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為而為當辨斯辨退而
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
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成
朂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年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年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禄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巘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呉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

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輙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令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

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茍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荅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歴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

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牀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考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强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

沛然若江河之决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茍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為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

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葬於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允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為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十世盡及我時為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

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
子必勝書來請具為碑銘曰先生之志云某惟家世仁
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户睪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
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其敢以固陋
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
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
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為銘曰
學孰為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怍文

孰為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閩中以皇慶二年卒屬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於光葬焉表之曰桐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

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輙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既盡有宋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為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

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税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光人掇茶山中以為飲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實生是邦象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革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於今久矣昔為公民者少者壯

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為内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賔旅所通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家法令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為代聞人諸弟若子相繼以

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户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恒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宴然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沈敦厚有大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温恭在躬樂善不

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予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滏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盆菑有異花或以為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

昉從鄉先生大鹵楊震亨學並為聞人而世遂以為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荊湖行省員外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大德三年拜户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户部尚書致仕入

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
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關民事者可書以傳焉在行
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孥其人萬家無所詣愬
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為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
方急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為解
公抉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為吏者
縱欲以求獲民不堪命俗尚氣常百計求豈因得善訟
之目實由貪殘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横者

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為賔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朝廷以内附既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為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為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户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恇怯不任事率為吏卒攘竊及歲滿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為上下

與奪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扭安豢寧知官府不敗何待此為患無已時當用精强吏代之遂為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於今便之時民既又以叛告大家者長吏為震動而告者賄民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物色蹤跡遽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曰遣所信吏往察果安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婦人行不及避

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責金以給瘞其在湖富商有傭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嗾舟師妻訟商殺其夫冀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瘞或訹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至死納井中以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貲無算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令

上遠甚析其户役為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已而中下户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冡二家撤滛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灤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達爾罕公之為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考歷代典故白之深為丞相所敬重至遣其子令平章摶公敬禮之以為吏師在户部

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
急先後號為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
久矣一揔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
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太行
之麓有神麕山者泉石幽勝公既歸遂日與門生羽人
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
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
敝於世故視神麕之樂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

憾馬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彭氏先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為後用公廕為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塋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葬屯川者自公始後幾年為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為銘銘曰

神麐之陽溢流洋洋有煁馬宗世為之望望之儗儗有梓有杞桓桓勸農侃侃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宜秉國均以究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耋有綫瓔纓臨溢以

潔軒軒乘車没齒走趍孰不懐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國史虞某曰北邙之北有重岡蜿蜒隨為衺平曰杜村之原者古溝四周漲潦溢流注合於瀍南溝之瀦渟涵深碧有龍居之歲旱不竭鄉人禜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東隴南阜隱若城郭西獨虚敞風氣宣通宅是奧區二

百餘年矣曾大父仕金為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殁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大父自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為兆域雖存世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妥先靈也既卜地塋西以葬大父而别立石以表故塋未果先人殁祔葬大父之次自有誌太史其為著故塋之銘以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也按中京君諱德全平陽君諱儀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

益方正有才器歷仕風憲在朝為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且厚於此可見故為之銘曰

北邙之纍纍兮何千百年披榛尋丘兮孰無故先徒死不還兮言遭變遷既蕆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三傳有子立朝兮孫曾以延時平世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為國子助教時某後至與先生為同官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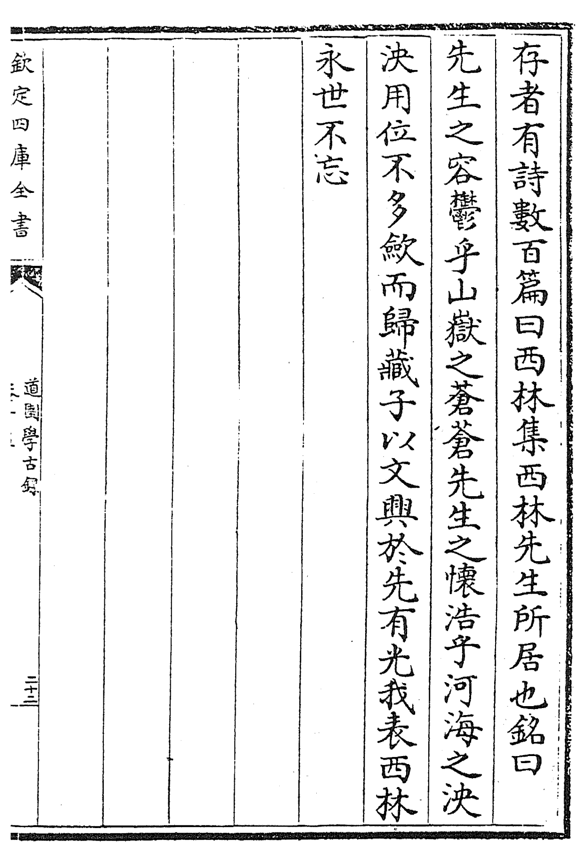
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懇款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為貴某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赫然用事於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觚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

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之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以為不當斬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於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為同朝集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

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為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為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從大名之東明大帥哈穆喇巴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學休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

吾無以加子矣其為義理之學乎先生乃屏絶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鬻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潁間讀書三年而後歸為郡學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

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沭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於黄頭里之先塋先生雅好岩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為山日對之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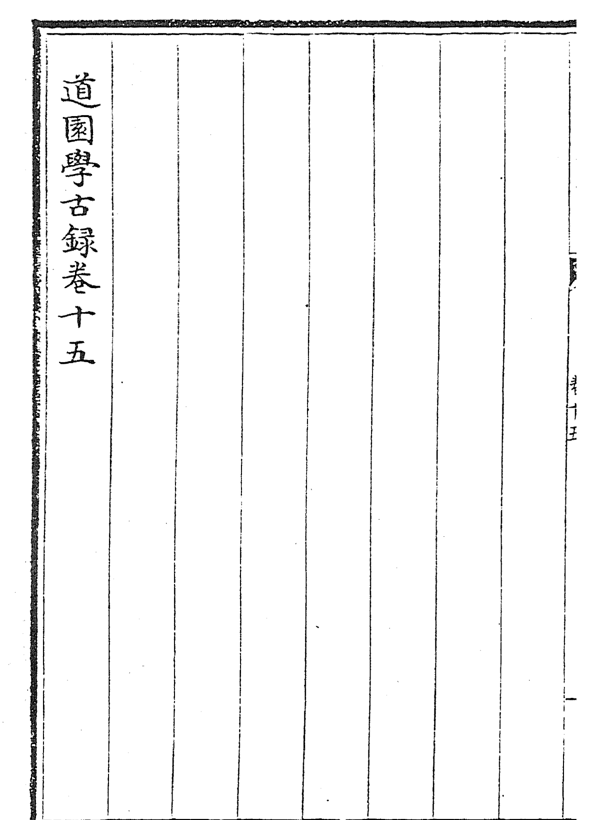


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

先生之容鬱乎山嶽之蒼蒼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泱

泱用位不多歛而歸藏子以文興於先有光我表西林

永世不忘



道園學古録卷十五

道園學古録卷十六 在朝藁十六

元 虞集 撰

碑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以多爾濟中丞為特們德爾所構害命昭雪之三年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月御史臺奏用其

予武備庫提點布哈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寃憤感恩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願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集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多爾濟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始可徵者武宗皇帝方賔天皇太后在興聖宫以特們德爾為丞相踰月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爲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珠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多爾珠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時宰使大奴脅留守出之乃强以它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它實無罪

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㢘得時宰所受張弼賕鉅
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頟
琳沁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問時宰
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天子為不御酒飲者數日
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持
之急興聖左右以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
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
天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徒罷其相而

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特們德爾雖去君側反得為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仁宗棄羣臣英宗皇帝猶在東宮帖木迭而復為丞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珠多爾濟至徽政院與徽政使錫勒們御史大夫圖塔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為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唖之曰

汝等曾得備風憲故為是犬彘事耶坐客皆慙俯首即
起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載諸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
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即位詔書
遂以誣罔大臣為之罪名焉其勢既成睚眦之怨無不
報太后為之驚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毀皆先帝舊
臣滋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天災直言會議
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漢殺一孝
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特們德爾

諸子列在禁近威鈇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
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珠曰賞罰不當
枉抑不伸不可以為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
丞相韙之特們德爾之子相繼以贓敗遂籍其家然昭
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
書首以為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
於乎粤若我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英宗果鋭法度修
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為者未能與並倫而一特們德

爾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没而忠臣直士為所誣搆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技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内術智為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多爾濟者臣敢不叙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多爾濟姓楊氏

世家河西寧夏祖實喇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
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父實喇唐古特贈推
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
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齠齓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
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仁宗
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懐孟聞朝廷有變
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達爾罕定議
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譏察禁衛密致警戒仁宗

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為大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已子家人化之循循然毋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然然終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

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悦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公為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錢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為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以宣徽膳用不會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

言將誅之張公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閒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上見公正色為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譖言興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閭罷江東西奉使斡拉不稱職權臣匿其姦莫不問

公劾而杖之斡拉愧死御史納琳言事忤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琳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為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倚令稍非材恒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為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

焉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琳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朝廷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禄大夫以奬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茍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事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況敢求多乎且我為之何以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

復為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布哈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嶶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人翦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名舒努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奬善如不及嫉惡如仇讐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為得士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顔色不變凜凜

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處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
悉具特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源西陲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為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
正直柔不為隨剛不為絀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
詠歌太平躬為孝恭以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
闖其幾不離以呻投巇膠箝竊秉大均天子曰嘻誠有
虓猘彼為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侃侃犯
危以折其衝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柙不防兕稽我天討

國有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日莫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忍忍為凶殘遑卹有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天子別于奸忠敷言萬方大道為公至榮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秋之義誅意愼微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大宗正府伊克扎爾固齊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勳勞於其國則範金為鼎彝而著之以銘

近古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葬則有下窆之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趺首丈尺之異以别等衰知禮者未之有改也我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年春榮禄大夫瑪魯來告曰昔我先世胄繇高昌未内附以前者事逸不可攷自歸國朝曽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事祖宗至于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啟王封於故國朝廷之恩德

重矣先人之殁已二十五年今葬諸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懼湮没令顧有請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其嘗聞之故事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册即中書上日獨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

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于羣臣者不得也仁宗皇帝既平内難武宗皇帝即位立仁宗為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勑則瑪魯也内外大小之臣咨嗟感嘆以為不可及焉國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非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有功以建國者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羣臣得推恩先世者五等之爵視秩為差即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于昔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敢擬授焉而瑪魯之父伊埒格

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詔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援以為請嗚呼不亦盛乎玆諸其客傳溥所為行狀蓋達吉尼生托音托音生伊埒格伊埒格生瑪魯也延祐二年達即拏贈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凉國公諡康武夫人追封凉國夫人托音自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諡安定夫人察克追封薊國夫人加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凉國公諡安僖夫人改封凉國夫人伊埒格大宗正府伊克扎爾固齊自

贈榮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靖夫人
紐爾尼格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徳功臣太傅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謚曰莊肅夫人
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具詔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具
在然則請列叙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太祖皇帝
時睿宗皇帝以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
僕從侍御之臣茍非其人不在兹選而康武公以幼稺
之年出入幃幄宫庭之内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

以屬之治稻田者爲户三萬所以供湯沐俾治焉撫其人以盡其力斂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豪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關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掌門衞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酒行或醉失顔色以康武執法爲監毋敢譁安僖公當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宿衞子孫善騎射得從戰比有功世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給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

者三千五百帛以車計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裕宗皇帝為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為要以其廉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納延起兵内嚮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廿有六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為上所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嘆其能自立如此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在行嘗出所御服賜之世皇賓天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遠邇畢集

擿抉姦慝必資隼擊命爲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颿船互市蠻夷交闕非慎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爲泉州市舶使且僉閩海省事以重之不拜大宗正者國族之事隷焉或得罪莅其刑罰葢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以爲大宗正府伊克扎爾固齊又有鷹房數百人葢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内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

犯法焉美髯長身風度高凜都人望之固以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歐詈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雨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後三年而終子一人瑪魯也自事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繕虞衡之事無不掌焉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無不居焉及仁廟登極凡留守

太醫利用宗政功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日不在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嘗命之為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尤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寺者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產以資之豐贍無筭特命以為都總管仁廟賓天奉神御於寺中至今宿焉仁廟常奇其材命為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卷朝誦莫惟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鼎珠達爾瑪奇爾實實多爾濟呼圖克特穆爾額森特穆爾皆就傅無綺紈之態時人以為難能嗚呼王家先

世之積至瑪魯而始發自瑪魯之際遇至先王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國家啟自龍漠誕受天命絳旗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强者無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内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為爪牙侍帷幄以為心腹推至誠以待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懽心而盡其死力以成天地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内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以文學

承之益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為銘曰
於皇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匡直輔翼
亦以振德孰非吾臣而不責餙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
如薄酬不究臣勞咨若宗正執戈輦轂無賤無貴不暴
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勤歴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令
子在我左右粲其有文以効職守逈眷高昌悠悠故鄉
雖不及生往追以王邈乎冥升歆此異數在爾孫子實
受其祚於維仁皇風馬雲車顧瞻下土梵宇渠渠牢羞

膳𮭶既甘既吉辛循敬共思致先峙先皇之遺托兹别祠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歳遷月移夙夜無替惟皇累朝臣亦四世世保功實難在爾後昆赫赫王封永思其存

蘇達蘇氏世勲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聖上幸念侍御史戬多卜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塋其碑之文請以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鄧允侍書學士臣某等其凡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

石之工請取諸荆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戳多卜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臣等謹奉詔次第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蘇達蘇氏昔在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勲勞之臣實佐興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為四傑其次四則蘇爾噶勒實呼子齊拉袞巴圖爾也初父子俱事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以締交相謂曰諳達葢永以為好也上嘗與昭齊拉袞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

夜攻之昭齊拉衮遁脱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蘇
達蘇氏以功多著上賜之名而世宥之曰達爾罕國家
凡宴饗自天子至親王舉酒相酬則相禮者賛之為之
喝盞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宿衞之士必有其
長為之集賽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則以命之而
齊拉衮巴圖爾之子阿婁罕亦以恭謹事上上嘗被創
甚阿婁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太宗皇帝時命
太子庫騰鎮河西阿婁罕之子蘇都從太子生子曰濟必

特穆爾王蘇都夫人茂薩里為保母太子蒄濟必特穆

爾嗣鎮河西以蘇都之子唐古特領集賽官及所屬軍

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内賛府事外著邊職積年七十

六而歿葬於西凉州其夫人呼圖克岱巴約特珍氏能

修婦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

幾人戩多卜其長子也領王府齊哩克琨努圖克齊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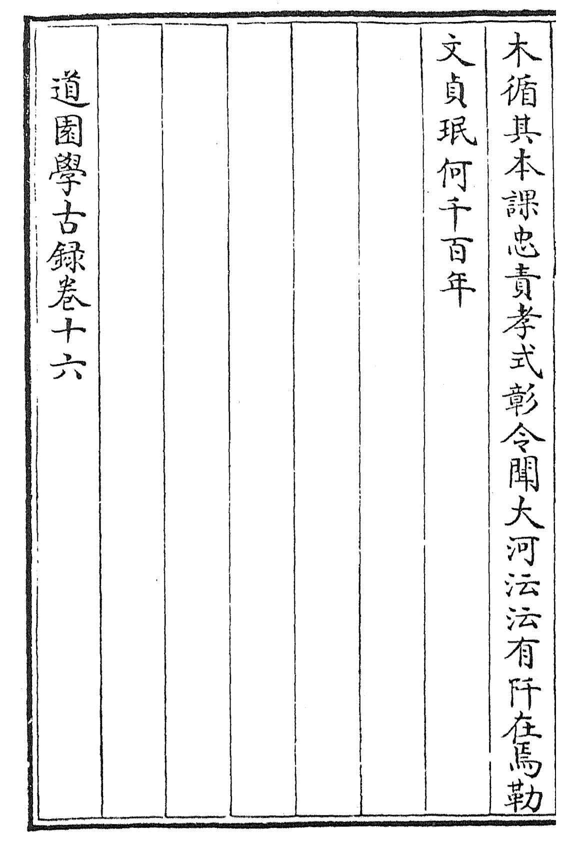
爾齊錫保齊哈齊軍民人等色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

夫永昌路總管泰定二年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嚕噶

齊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傅府尉天子元年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伊蘇額布根判王入覲薦其從行者五十人備天子宿衛戳多卜實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奉議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參議詹事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其官封今立碑於西涼州之先塋臣等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皆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重念蘇達蘇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

業於方輿之日又以戢多卜之忠愼才美踐歷臺省推恩先世而寵榮之何其盛也然則凡在子孫思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以報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

天啟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其征討以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因多賢才聖皇在御乃進乃来乃贊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侃濟濟天子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以昌水求其源



木循其本課忠責孝式彰令聞大河沄沄有阡在焉勒

文貞珉何千百年

道園學古録卷十六